



# 肖定丽·神秘的后花园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肖定丽继《幽默大师小豆子》之后 又一力作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

# 肖定丽·神秘的后花园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神秘的后花园 / 肖定丽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229-07330-5

I. ①神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5165号

### 神秘的后花园

SHENMI DE HOUHUAYUAN

肖定丽 著

出 版 人：罗小卫

丛书策划：郭玉洁

责任编辑：郭玉洁 李云伟

美术编辑：杨伯钰

责任校对：谭荷芳

封面设计：锋上堂创意

插 图：高 深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 庆 出 版 社

出版


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出品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：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：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：10.5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330-5

定价：1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录

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引子          | 1   |
| 渴望黑夜        | 5   |
| 爸爸——高跷上的少年  | 15  |
| 妈妈生我在太平间    | 22  |
| 粉红绒毛拖鞋是我的小名 | 30  |
| 超级幼儿        | 36  |
| 让人脸红的转学介绍   | 43  |
| 伍线乐相助       | 51  |
| 阿嚏大伯        | 56  |
| 朋友和对手       | 63  |
| 竹林后面的黑窗口    | 69  |
| 篮球队员        | 77  |
| 窘迫家境        | 85  |
| WC轩奇遇       | 92  |
| 飘落的樱花和小提琴   | 100 |
| 狭路相逢的冲突     | 105 |
| 大获全胜的女篮     | 114 |
| 意外的告别       | 123 |
| 爸爸要变成绿猫     | 134 |
| 绿猫如约而来      | 139 |
| 爸爸带个凶悍的猫女回来 | 143 |
| 入住WC轩       | 152 |

## 引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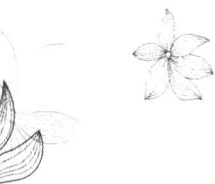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班的同学都说我的爸爸妈妈是怪人。

我冷冷一笑，从长发里射出一道恼怒的目光。我的爸爸妈妈的确是怪人，但也用不着他们来多嘴吧？我知道得比谁都清楚。我当了怪人夫妻十几年的小孩，怪不怪的，得由我说了算。

可我从来不愿说话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们不知道，我比





我的爸爸妈妈怪多了。

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与别人是那么的 different 呢？我的家里怎么就聚集了这么多怪人呢？

瞧瞧吧，我们家的这些个不同寻常的怪人：

我的爸爸：红头发（不是染的），超瘦型，一年四季都怕热，光着胳膊，有两块小小的铁疙瘩一般的肌肉（小得可怜，几乎看不见），一只脚穿着长长的皮鞋，另一只脚也穿着长长的鞋，不过那只脚不是真的脚，是一根跟他的腿颜色差不多的木棍，那棍上描龙画凤，神气活现。这大概是最别致的假腿了。

我的妈妈：一头长发，左边是弯曲的，右边是垂直的。她的嘴薄成一条线（爸爸说她是话说得太多磨的），眼睛又大又明亮，有一只是义眼（分不清是哪一只），脸型漂亮到没话说，随便弄一只猫眼啊狗眼什么的装上去，都好看得要死。

阿嚏大伯：他整天除了睡觉什么都不干。据说是得了罕见的贪睡症，医生拿他的病没有任何办法。睁开的眼睛里还有一只闭着的眼睛（睁开的眼睛是我画上去的），跷着二郎腿（身上盖着被子，只能看见一个鼓鼓囊囊的轮廓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不对，是醒着的时候，最爱跷二郎

腿，睡着了也改不了），一把彩虹一般的胡子（我用画笔染的）。他天天打呼噜，不知疲倦。

我：我的头发又黑又长，光滑得像两块黑缎子。我的脸全隐藏在头发里，只有半只眼睛若隐若现。我脸上的五官，大家看得最清的，是我的鼻子（脸具体长什么样，你自己随便想）。

我班里的同学严凤娇说我是从电视里爬出来的贞子。我恨，我恼，我愤怒，我想拿胶布封她的嘴，打上××，安上拉链，抹上502强力胶……这名字还不如怪人呢，怪人还算是人，贞子，贞子根本就是鬼了嘛！

但是，我连一个字都不说，垂着头，长发把我的五官全部淹没了。我感到自己沉进漆黑的海洋里。

我没哭，本贞子，不对，本小姐是不会哭的。只是，当着男生伍线乐的面，让人好没面子。我不愿在伍线乐面前丢面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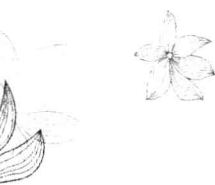
伍线乐是我心中的偶像，他长得像卡通明星犬夜叉。不，他的耳朵比犬夜叉漂亮，完美无缺。

别人取笑我的时候，我不希望伍线乐笑。

可伍线乐跟别人一起在笑，虽然他的笑没发出声来。

我的心碎了一地，眼前一片黑暗。





脚下生风，恨不得一步到家。

推开家门，我就尖叫一声：“我为什么会是怪人的女儿？为什么你们会是怪人？！”

我的长发像一丛黑色的火焰在头顶上狂舞。

爸爸指着我的头发，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动，他哈哈大笑说：“瞧啊，多像一支黑色的火把，太像了！”

妈妈从沙发上探过头来，仔细地端详着我，点头说：“半年多没看见她的脸，没想到这臭丫头越来越漂亮了。嗯，身材是太像火把的把子了，得多上点儿肥料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哈哈，吃点儿生长素。”

“那是猪饲料。”

“要不来点儿激素？”

“为时过早。”

“能量？芯片？”

“她又不是机器人。”

.....

“啊——”我大吼了一声，结束了他们疯狂的对话。  
对付这样的怪人爸妈，我找不到任何合适的语言。

## 渴望黑夜



我们一家人都喜欢黑夜。我也一样，每到夜晚来临，我的精神就格外好，眼睛看东西比白天还清晰。也许是那时我就把头发别在耳朵后面的缘故，没有头发遮挡视线。我喜欢夜晚跳上房顶，迎风而立，让风把头发都吹到脑后。我的单脚高高翘起，在房顶上慢慢地转动身子。我想变成一只黑黑的乌鸦，展开翅膀，完全隐藏在黑夜里，眯着眼睛，飞到我想要去的地方。

我深爱着黑夜。

别人有没有我这种念头呢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在夜晚的房顶上，从来没见过过我的同学，或者是我的同龄人。

我怀疑我是猫的后代，是个猫女孩，爸爸妈妈是猫精。

我旁敲侧击地问妈妈：“你的眼睛是不是在夜晚看得特别清？”

妈妈说：“没错，你的不也一样，这叫遗传。”

妈妈眨着她的一双亮闪闪的大眼，泛着猫眼般的光泽。一般妈



妈的眼睛不该有这么亮的吧？况且她有一只眼睛是假的！

“别人爸爸妈妈的眼睛一到夜晚……”我停下来不说，盯着妈妈看。

妈妈解释说：“那是我从小吃鱼眼睛吃得太多的缘故。我小的时候，到处是清清的水，到处是水灵灵的鱼。家里的鱼儿没有断过，我专吃鱼眼睛，吃了无数个鱼眼睛。你想想，鱼的眼睛在最黑的水底都能看清东西，再说它的眼睛一天到晚都是水汪汪的。”

妈妈说得有道理。

可她一个劲儿地冲爸爸挤眼睛是什么意思？爸爸在一边说：“可不是，瞧我的眼睛，像不像鱼眼睛？”

我看他们的眼睛比鱼的眼睛大多了，再说，他们跟我解释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

我用半只眼睛就能看出来，他们没有完全说真话。

趁爸爸不在，我悄悄地问妈妈，她是怎样认识爸爸的。我妈妈开始不愿讲，说那是她的隐私。可我一直跟着她，像甩不掉的尾巴一样等答案，她受不了，只好告诉了我。

我妈妈说她是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才和我爸爸结婚的。

失足青年——是差点儿失去一只脚。

我爸爸本来很正常，上小学时还是个很好的学生，小学快五年级时，忽然得了一场重病。

他不能上学了，天天在家喝药水，嘴里喝，身上还扎满了针头往血管里灌。

吃药吃不好，打针打不好。死路一条。

奶奶请来了各路“神仙”，驱鬼降魔，烧纸念咒。没想到爸爸却奇迹般地好了。但从此他身上却有一身鬼气——顽皮鬼。





病好了一年多，个子却再也不往上长。他却根本不相信，在门前的白杨树上用刀刻印，比高。结果树长出半尺多，他却纹丝未动。他一气之下把白杨树切成两段，一段安在左脚上，一段安在右脚上。

爸爸踩着高跷四处捣蛋，上学也不肯取下木棍。上课要坐特制的桌凳，谁要是小看他，他就让谁好看。不过，他疯起来，总是忘记门框不怕他，他的头被门框撞出无数个“鸡蛋”。有一次撞到眼睛，眼睛肿成了一条缝，他在那条缝里插上了一排碧绿的槐树叶子。

爸爸的外号数都数不清：

木棍腿、鸡蛋头、野人、疯狗、超级侏儒、死不了的……

这些称呼爸爸都照单全收，他把那些名字都用美术字写在左腿上，我是说那段杨树棍。

他好行侠仗义，谁向他告状求助，他都伸出热情的脏手（十天都不肯清洗一次），至于谁对谁错，他才不要管。

他最安静的时候，就是坐在教室里用刀子 in 木腿上雕刻图案，什么妖魔鬼怪都刻在木腿上，吱啦吱啦吱啦啦——刻得形象逼真，活灵活现，美术老师爱他如掌上明珠。

但他不应该在数学课上刻。

数学老师被刻刀的噪音弄得耳朵发痒，忍不住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我爸爸说：“我的下半截腿痒！”

老师恨得牙痒，指着他的头说：“怎么痒不死你！”

第二天，镇上来了马戏团，数学老师悄悄地把我的爸爸推荐给马戏团的团长。

“我给你推荐个人才，是免费的。”数学老师说。

团长说：“不错呀，老师就是大公无私。”

数学老师的脸红了一红，说：“我也没那么好啦，如果你能把这个人才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……我是说让他行万里路，多长见识，那我这个老师也算没白当。”

团长吹牛：“放心吧，我们的马戏团能演遍全世界。我们的节目老少皆宜，票紧俏得不行。这样吧——”

团长朝门外张望一眼说：“我这儿还偷偷地留了几百张票，你们学校里的老师学生若是想看的话，我就全卖给你们了。”

数学老师吓了一跳，连连摇头告别。

团长出门相送，正碰上我爸爸站在门外，他左手捏住马戏团猴子的脖子，猴子吐着舌头，眼珠快要掉到地上；右手拉着一匹马，马大张着嘴，原来嘴里竖着一根木棍。团长惊讶得嘴张得比马嘴还大，忽然，他的眼球也像猴子的一样要掉到地上来了。

“我的猴子，我的，我的马！你是谁，为什么这样干？”

团长大张着两手，在空中乱拍。

“我是数学老师向你推荐的人才，前来报到。”我爸爸说。

团长像狮子一般，向老师的后背吼叫：“老师，把你的学生领走！”

数学老师一听，脚下触电一般，眨眼就没影儿了。

爸爸又回去安心当学生了。而且他越发胆大妄为，脚下的木棍越加越高。他在木棍上雕龙画凤，描猫绘狗，拼命吸引别人的目光，希望得到别人的夸奖。但是，不管是同学或老师都不喜欢他，总是嘲笑他，冷落他，骂他是傻瓜。爸爸的心里极度地自卑，只有奶奶爱他如心肝宝贝。但爸爸觉得只有母爱是不够的，他想得到更





多的爱。

他处处找别人的麻烦，为了证明他是个高大的了不起的人。

好人怕我爸爸，坏人也怕我爸爸。

我爸爸不管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谁要瞧不起他，他就拿木棍腿踢谁。一脚下去，就是不死，也让你活着没啥意思了。

奶奶说这个不可以干，爸爸偏干个试试。

春节过后的一天，爸爸无聊得很，把一挂鞭炮盘在头上，用帽子盖住。帽子是皮帽子，捂在头上老出汗，爸爸想把它炸破了。就顶在头上把鞭炮点着。

一大堆人都围着爸爸看热闹。

有人说：“你不敢点。”

“打赌吧，他敢点！赌十耳光。”

“十五耳光！”

“他敢！”

“他不敢！”

“那皮帽子可贵啦！”

“他不怕，皮帽子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有人给爸爸热烈鼓掌。

人越聚越多，爸爸最喜欢别人都围着他，跟围着个英雄似的。  
爸爸拿着火机，咔嗒！点着。咔嗒！又关掉。

点着，关掉。

关掉，点着。

咔嗒！

咔嗒！

.....





把打赌的人急得火星直冒。

爸爸脸上得意洋洋，他一点儿都不知道人家盼着他跟着鞭炮快点上西天。

终于爸爸把冒着火苗的火机，向着炮捻子伸了过去。

大家都闪到一边，捂住耳朵。

爸爸忽然指着打赌的人说：“赌输的那十五耳光要我来打。”

打赌的两人没有任何意见，那个赌不敢点的人说：“好，二十耳光，我输了由你来打。快点啊！”

爸爸大笑三声，点燃了鞭炮。

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——

是一串很长的鞭炮。

皮帽子炸成了筛子，满是洞眼，飞了出去。

爸爸微笑着向赌输的人伸出手去，一个耳光还没打到，就扑倒在地。他那两条美丽的木棍腿倒在地上，那上面的画让每一个人都惊叹。

人群一哄而散。

奶奶把爸爸背回家，爸爸昏迷了三天三夜。

奶奶摇摇头说：“唉，这回他死定了。”

奶奶到野外看看，爸爸埋在哪里合适。最后她选中靠池塘边的一块地，她的儿子爱洗澡。坟墓上栽一棵树，栽一棵白杨树，那是她儿子最喜欢的树。要是儿子在活着的白杨树上画画，白杨树一定能长到天上去。

不错！

奶奶很相信自己的眼光。

听到这里，我轻轻地打断了妈妈的话。

“后来，我爸爸他死了吗？”

妈妈一听，哈哈大笑。她没笑完，我就明白了，我爸爸不是还好好的吗，现在都当着我的爸爸呢。都怪妈妈把故事讲得太精彩，我听入迷了，听糊涂了。我让妈妈接着往下讲，我是想听听他们跟猫的蛛丝马迹。妈妈却一摆手说：“欲听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

生活中的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，不管是我们家的还是别人的。大多数故事，我都是从书上看到的。我们从不关心别人的事情，我们整个家庭都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。简直就是生活在人类中的猫类，从不沟通，爸爸妈妈没有别的朋友，也没有亲戚。

在学校，我没有朋友。

没人能看清我的脸，大概谁也不敢跟一个不露脸的人交朋友。有时，我从厕所出来，还能把别的女生吓得失声尖叫。最调皮的男生也不敢惹我。那次，皮大王拿着一支电筒式的电风扇，想吹开我的头发把我的脸看个清楚，结果我一子跳到桌子上，再一跳到了窗户，再一跳到了窗外的树杈上。全班同学一片尖叫。那树枝又细又软，我在树枝上颤颤悠悠。校长吓得直哆嗦，打电话叫来警察，在树下铺了厚厚的垫子。在大家都盼着我掉到垫子上的时候，我却逃到另一棵树上，然后跑回家了。

第二天，全校的老师同学都想认识我，教室外面空前热闹。我一气之下，一个月没去上课。

我复课的第一天，老师就跟同学们反复强调，因为我与众不同，不要惹我，更不要想偷偷地看我的脸，那是……那是不文明的嘛！万一我被惹得跳上了树，或者跳上了别的更高的地方，比如说十二层……

渴望  
黑夜

